

孟思軒

品鑒《青銅葵花》有感  
——苦有美兮美有意

“她又唱起來，聲音顫顫抖抖的：

粽子香，  
香廚房，  
艾葉香，  
香滿堂，  
桃枝插在大門上，  
出門一望麥兒黃。  
這兒端陽，  
那兒端陽……

這是葵花留戀的，不，與其說是留戀，更不如說是一種呼喚，這個呼喚她的聲音不是來自大麥地，而是緣於大麥地孕育的情，這個情是葵花留在大麥地的魂——魂之所至，來者皆緣，緣之所引，意在揭情，情所歸處，自有魂生。

—— 題記

葵花的經歷放在這個持續前進的社會中，讓不少人認為這就好像是《賣火柴的小女孩》的邏輯，這種看似不切實際的悲劇性故事便被否定了，這是時代進步的表現，對於這些言論的出現自然無可厚非，但曹文軒先生的該作品之所以成為兒童經典讀物，我認為原因之一便是該書是對現代社會真實人生境況的“逆向思考”，即悲劇性，是時代進步了，導致所能“呈現出”的悲劇性減弱了，而不是悲劇性本身減弱了，當悲劇被定義為某種性質時，它便在社會的定義中持續沉積，人類在發展的進程中不可否認的便是，浩劫往往比太平盛世多得多，葵花的出現不是否定每一個人所身處的安逸，而是給在如此安逸的時代中的每一個人一個未雨綢繆的選項。

身臨其境品深意

如果讓我感同身受葵花的經歷，那麼我認為我就像是沒有成熟的柿子，這個柿子不過是不同時代的葵花，會遇到青銅，也會遇到嘎魚，此刻的我是青澀的，但我區別於作者書中人物的便是我有如同冰箱一般的父母以及新時代條件，這個冰箱幫助我隔絕了外面紛雜的世界，我在成長的過程中遇到過獼猴桃兄弟，獼猴桃兄弟就像嘎魚一般，看似常常捉弄我，但也許這就是我烙印在他心中的特殊表現形式，雖然我總被獼猴桃兄弟捉弄，但是我不會像葵花一般擔心害怕，因為我有冰箱保護並維持著安逸的生活，但冰箱終究會打開是宿命的必要行進軌跡，

我要學會面對紛擾，需要自己獨立經世，更需要做出自己的選擇，在選擇的過程中，總會有形形色色的人路過我的生命，但有一天我會遇到一個香水梨小姐他就像是青銅和奶奶一樣溫暖著葵花的人，她帶著夏威夷的海風，每天總能在她的身上感受到清新的味道，感受著最純粹的善意，我在這種優雅的善良下耳濡目染，努力生活並學習著如何更好的追尋“善”與“美”，然而命運弄人這從不是一句玩笑話，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香水梨小姐註定要遠去，當我低頭觀察自己時，發現此刻的我由青色轉為了橙色，我明白了那股夏威夷的海風，那股迷人的善意其實是默默幫助我成熟的乙烯。我的成長離不開冰箱的呵護，需要獼猴桃兄弟，更無法缺少香水梨小姐。所以並不是葵花的經歷的苦難消失了，而是我們身處於冰箱的庇護中，冰箱總是在幫我們延遲甚至用力減輕苦難對我們造成的消極效果，苦難從未消失。我要成長就必須體味苦難帶來的深意，這份深意需要我通過閱讀獲得，而曹文軒先生要表達的就是在那個物質貧乏的年代，痛苦中隱藏著的，是人與人之間無比深厚的情誼是人性本質的“美”與“善”，同時《青銅葵花》時刻提醒著我們享樂主義和樂觀主義的核心區別。有的人會質疑說書中所述的“苦難”我們不曾經歷也無需經歷，必然無需刻意強調，那些質疑者似乎從未考慮過作者的用意，作者明白快樂的來之不易並且作為一個兒童文學創作者，作者對孩子有多麼的關切，他就越無法粉飾真切的生活，雖然作者描述的苦難已不屬於這個時代，但是真切的生活雖不是荊棘與泥濘，但也絕不會是一襲華美的袍，只有明晰苦難的永恆，才能時刻品味到快樂的長存，作者希望我們獲得的是一種人生態度——深陷泥濘仍安之若素，路遇荊棘仍處變不驚，不是為了優雅而故作姿態，而是為了時刻保持優雅，泰然處之。

#### 揣摩深意解主旨

文中作者所要構建與表達的不是世外桃源式的童話故事，作者想要表達的是內心對於苦難的思考，葵花所要展現的並不是所謂的“白蓮花”女主，人物本身所繼承的是作者內心的思考與意味，作者在文中塑造的葵花，似是汪曾祺先生筆下的“英子”亦如沈從文先生筆下的“翠翠”、“妖妖”，她們身上蘊含著恬靜、溫婉、孝順的中國女性形象，苦難的破門而入從來沒有預告，它宛若晴天霹靂一般，承受與化解已經成為解決苦難的不二法門，葵花承受著父親在投身於“五七幹校”勞改過程中意外逝世的天人永別之痛，被拋棄而滯留在農村中的孤獨無助之苦，然而作者並不是在無限放大時代背景，從而達到某種對於社會政治層面往事的宣洩，作者的創作意圖是純粹的，作者想要體會的是苦難，作者想要的是無限接近於苦難本身，為的是其背後所蘊含的意義與價值，但是作者在字裡行間從未刻意強調並加重苦難本身的效果，正如黃強教授所言，“《青銅葵花》在總體故事是一串以線形時間連結起來的“冰糖葫蘆”，是一種牧歌式的歲月追憶與凝眸，牧歌

本身具有舒緩，輕快、節奏自由的特點，所以牧歌這種溫柔的創作形式就是作者別出心裁的淡化苦難的方式。書中詩化的表現形式不僅賦予全詩以美的意境，更加淡化了苦難本身的效果，以一種美麗的表現形式以求能更加深刻的表達作者對苦難本身的解讀與體味，全書這看似“突兀”的美麗色調——溫文，潤澤，清新，即奶奶本身散發的令人尊重的親和氣息，青銅給她的無聲之愛，突然降臨的父母對她近乎無微不至的關懷與苦難本身，至親過早的離去的對比中體現苦難的價值，而作者在痛苦中始終傳達著積極與樂觀，當苦難接踵而來，請你不要低頭亦無需回頭，因為你所經歷的苦難從來孕育著一份只屬於你的美好，這種美好無關始終，因為苦難本身就是美麗的，經歷時是痛的，經歷後是不願回憶的，但經歷本身所能烙印的意義與價值是美的，就經歷本身而言，經歷苦難並挺過難關的人已經在悄無聲息間成長，而成長本身就是一種美，因為成長可以定義為一種蛻變，蛻變後的我們更加堅韌，不屈。宮崎駿先生說過“成長是一筆交易，我們都是用樸素的童真與未經人事的潔白交換長大的勇氣”，葵花一個女孩身上凝聚的是作者對於中國人對苦難的承受力與化解力的理解與解讀，“《青銅葵花》這本書每一個故事情節所要描述的不是個體，而是整個民族對待苦難的優雅態度。我們在成長的過程中不得不與苦難結伴而行。“美麗的苦難”是作者想要表達的，但苦難本身從不是作者完成故事的核心，苦難是作者的武器，打破人們對苦難的固化認知即痛苦與無奈，作者想在該書中想要通過苦難來揭示人性的美麗與人間真情的溫暖，米蘭·昆德拉曾說過“壓倒她的不是重，而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而葵花承受住了看似沉重的“輕”得到了她人生的“重”即一份彌足珍貴的親情，奶奶如同苦難天際灑下的月光之愛，皎潔而明朗，青銅如同穿破烏雲的日光之愛，強烈而執著，以及父母似點綴黑夜的星光之愛，溫柔而又無私，這苦難給予葵花愛與溫暖，同時葵花也在盡力反哺，葵花的愛像螢光，看似微弱，實則是極致用心的表達，在奶奶生病時，家裡為奶奶籌錢，葵花毫不猶豫的選擇停學，她決定幫家裡人幹活甚至決定跟隨去江南拾銀杏的人，去給奶奶治病，要知道此刻的葵花，渴求著知識，迷戀著學校生活，但這就是生活要告訴我們的，美好與苦難從來只是依存關係，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但美麗的苦難與痛苦的美好，就是在一種極致的痛苦中，越發溫暖，這一家人凝聚的便是世間最溫情的光與愛，奶奶離去時的安詳與滿足，是作者最美好的期待，因為奶奶讓每一個讀者感受到了她對青銅與葵花的毫無保留的愛，奶奶是一種信念更一種人間至美，指引著我們理解青銅與葵花展現給讀者的——苦難亦可如此美麗。作者還為小讀者撰寫了後記——《美麗的痛苦》，他囑咐大家：“苦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它包括了自然的突然襲擊、人類野蠻本性的發作、個人心靈世界的疾風驟雨。我們每天都在目睹與耳聞這些苦難……那些零星的、瑣碎的卻又是無邊無際、無所不在的心靈痛苦，

更是深入而持久的。坎坷、跌落、失落、波折、破滅、淪陷、被拋棄、被扼殺、雪上加霜、……這差不多是每一個人的一生寫照。”我對作者主旨的解讀為“離得開無欲本我，脫得了無妄虛空，禁得起苦難束縛，躊躇躑躅而不休，蒿目時艱而不泯。

### 詩化表達探意圖

《青銅葵花》給我的感覺是全書都籠罩於作者的構建的詩化框架中，詩化氣息自然的沉浸於人物、環境、情節乃至於主題中，海格爾曾說“作品的構造形式說明瞭召喚記憶的方式，以及所召喚的事物如何”還鄉“，曹文軒先生構建形式以達到召喚記憶的方式之一便是對苦難的理解，其二便是曹文軒先生的每一部小說無一不表現著“詩”的美感，從《草房子》、《紅瓦黑瓦》無一不表現著先生對詩化美的追求，《青銅葵花》更是時刻醞釀著詩歌美感特質的表達，一眨眼，草棚便在火中消失了。隨即，火像無數條蛇一般，吱吱地叫著，朝那三垛草遊去……“這幾句話在語言上符合詩歌特點的凝練、含蓄，卻將青狗家窩棚的草堆著火的肆虐與可怕寫的非常生動，作者並未刻意去刻畫火的恐怖，但在閱讀過程中，作者對火的無賴形象描寫看似簡短實則讓每一位讀者明白這又是一場災難與考驗，再到“葵花很孤獨，是那種一隻鳥擁有萬裡天空卻看不見另外任何一隻鳥的孤獨。這隻鳥在空闊的天空下飛翔著，只聽見翅膀劃過氣流時發出的寂寞聲。蒼蒼茫茫，無邊無際。”這句對於葵花孤獨狀態的描寫展現了詩歌在形象上的繪畫美，鳥兒本該多麼自由的個體，但此刻的葵花這隻小鳥卻只能獨自飛翔，看似自由，實則小葵花的內心已經被孤獨所禁錮，古希臘詩人西蒙奈底斯說“畫為不語詩，詩是無形畫。”此刻作者通過只鳥形單影隻的翱翔情景為我們構建了一個孤獨的小葵花形象，再有便為充沛的情感美，“她已習慣了那麼多孩子擠在一個狹小的教室裡時所散發出的味道，那味道暖烘烘的，帶著微酸的汗味，但那是孩子的汗味“作者通過葵花心中“味道”實則為葵花內心對於同學以及學校生活的留戀與不舍之情，朱熹先生說“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先言他物以引所詠之辭也。”作者對於“味道”的運用就是通過”比“之難舍同學，”興“之不舍之情，充實了葵花的情感表達。對於環境的描寫更不乏詩歌的“悅耳的音樂美”，“白天、夜晚，晴天，陰天，總能見到他們。青銅一身泥水，葵花亦一身泥水“，這句話我讀到時覺得很有《詩經》中常用的一詠三歎，重章疊唱”之感，因為這種表達方式強調了青銅與葵花那人間至純的感情，並且再一次給讀者展示了何為苦難從來不應該定義為醜陋，而是從那艱苦歲月不斷探尋美的影子“。雪萊在《為詩辯護》中說“詩使萬象化成美麗；它使最美麗的東西愈見其美，它給醜陋的東西添上美，它撮合狂喜與恐怖，愉快與憂傷，永恆與變換，它馴服一切不可融合的東西。“我覺得詩歌完成這些融合除了以上的幾點更重要的是”微妙的滋味美“這種滋味我

們可以在該書中稱之為”詩味“，’詩味”即詩的意味、趣味。全書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詩味便是作者留給讀者的開放式結局”青銅向前看去時，不由得一驚。他揉了揉被汗水弄疼了的眼睛，竟然看見葵花回來了!葵花穿過似乎永遠也穿不透的水簾，正向他的大草垛跑著。但她沒有聲音——一個無聲的但卻是流動的世界。“這是青銅最後的美好幻想，卻滿含作者的期許，最後雖然苦難已至，但“葵花朝著在空中滾動著的那輪金色的天體”預示著葵花迎接的是希望光明和幸福。這也是青銅所期盼的，這份夙願以開放式的結尾結束，不禁讓人意猶未盡，回味無窮，那些為人稱道的，反復品讀的不就是那詩味嗎？如果說語言的簡潔凝練是詩骨，繪畫美、情感美、音樂美是詩皮，那麼這“詩味”就是詩魂，賽·詹森曾說“人一旦失去靈魂，就會手足無措”，其實不只是人，萬事萬物間都存在著這個道理，魂是根本，是體系的穩固者，魂貫穿的是一個整體的每一個細節，所以作者留下的開放式結局，以及文中種種細節上的勾勒，意在讓每一個人人明白作者並不是刻意勾勒苦難博取所謂的同情心，而是以詩化的表達方式意在每一個讀者明白苦難不是一味的吞噬與製造痛苦，苦難也在時刻彰顯那人性深處最動人的美好。

其實從曹文軒先生的長篇小說《蜻蜓眼》、《草房子》、《青銅葵花》中不難體會到作者在品味百態後伏筆埋下的悲憫情懷和始終如一的優雅格調，將“向善”、“向美”作為牽引，指引著我們探尋對生命真善美的永恆追求，作者以生活作為摹本與素材，對苦難、時間、真情，再到人性的美好以細膩而溫婉的手法，以書中角色作為作者情感與主題核心的寄託者、承載者，呈現在讀者眼前的是作者對生命的思考。

#### 參考文獻

- 【1】曹文軒.青銅葵花 [M].南京:鳳凰出版社,江蘇少年兒童出版社,2005.
- 【2】黃強.“夢裡葵花分外香”——論曹文軒長篇小說《青銅葵花》的藝術特色.安徽文學(下半月).2007年:23-25
- 【3】薑帆.論曹文軒小說的色彩世界[D].瀋陽師範大學,2014.
- 【4】江南.《青銅葵花》——在苦難中選擇堅強[J].世界中學生文摘,2005,(9).